

天

TIANBUZAIYI

不

在

意

◎张天夫
著

◎第一辑 与天同思

◎第二辑 江山相遇

◎第三辑 两眼穿空

◎第四辑 青铜记忆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天不在意

王巨才



◎张天夫 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不在意 / 张天夫著. - 合肥: 安徽文艺出版社,
2014.2

ISBN 978-7-5396-4840-8

I. ①天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22837 号

出 版 人: 朱寒冬
责任编辑: 姜婧婧

选题策划: 陈启辉
装帧设计: 梅家强 闻 艺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 230071

营 销 部: (0551) 63533889

印 制: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(0791) 88166794

开本: 720×1000 1/16 印张: 14.5 字数: 290 千字

版次: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2.00 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你就是一篇大块文章

红孩

这是一篇拖了很久的文字。湖南作家张天夫把他的散文集《天不在意》书稿送给我,希望我看后提点意见,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给写个序言。这几年为各地的散文作家写的序言和评论确实不少,想来人家找我的原因主要有:一是十几年来我一直在中国散文学会担任领导工作,二是我的一些观点鲜明的散文理论在散文界有着广泛的影响。再有,近些年我重点创作出一批带有强烈个人感情色彩的散文和随笔,在读者中赢得了赞誉。大言不惭,我非常愿意给别人写序和写评论,这倒不是由此能够换得什么虚名,而更多的是通过阅读各地不同作者的散文,对不同类型的散文做出不同的判断,以此获得学习的机会。尽管如此,由于春节前后工作繁忙,各种会议、写作任务繁重,我还是把这个序给耽误了。好在我最近对散文创作又有了心得,不妨结合张天夫的散文谈谈体会,权且当序言之。

张天夫的作品,在此之前我并不是很熟悉。从他的简历中,知道他这个人的生活经历丰富,在基层摸爬滚打,亦文亦政,智商高,懂经济,善策划,用老百姓

的话说,是个了不起的能人。近些年,领导干部舞文弄墨十分盛行,不管怎么说,都是件天大的好事。就散文创作而言,领导干部也是出奇的多,仅省部级干部我接触的就十几位,至于局处科级的恐怕得有几百位。很多散文同人经常问我,你对官员写作怎么看?我的回答是肯定的:不管什么人,只要写的是散文,我就接受他。如果他写的不是散文,不管是多大的官,我都不会用散文的礼貌对他。就是说,文学是需要被人尊重的。

我之所以把张天夫的序言耽误,还有一个原因,就是很多地方业余作者,包括一些领导干部,他们的散文写作都有一个共性——没完没了地写乡村往事。看得多了,常觉得写的都是一个内容,无非是作者的名字换了。为此,我曾不止一次地呼吁:乡村写作一定要跳出来!这话说起来容易,而要进行真正的改变,并非易事。作为从农村成长起来的作家,我对于乡村写作从来都不拒绝。我想看到的是具有现代思维的乡村写作,而不是对往事的缠绵记忆。所谓的现代思维,就是用现代的思想去思考去审视我们曾经的过去。

我近来一直在推行我的“确定与非确定”理论。这里所说的确定,一是指文体的确定,二是指题材的确定。至于非确定,则指写作技术的变化和思想的多变。换个说法,写作是具有有限和无限的可能的。回到乡土题材创作,内容和体裁是容易被确定的,一般的作家都能做得到。然而,在非确定的技法和思想上,就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能具有的了。

我花了大半天的时间读了张天夫的这部散文书稿后,感到非常的震惊。其原因主要有这样几点:一是作者题材选择很宽,既有家乡石门县的山水风光,也有四海风云;二是作者的思考具有领导者与文化人综合的哲学思辨;三是作者的语言非常的独特,形成自己鲜明的风格。多年前,我在回答什么样的散文是好散文时,曾经说过:在语言朴素达美的情况下,散文要给读者提供三种可能:一是提供多少信息知识的含量,二是提供多少情感的含量,三是提供多少文化思考的含量。如果用这个标准去衡量张天夫的散文,我以为,他已经是非常优秀的散文家了。

看一本书,或者看一篇作品的得失,我有个习惯,就是在书上进行批改。这有点像毛泽东评二十四史。当然,毛主席是伟人,他老人家有帝王气,怎么批都有道理。同样,做编辑多年,我总爱在别人的文章里找到自己所需要的那种兴奋。譬如好的字、词、句子,包括由此产生的思想火花。我看一篇散文,整体上感觉固然十分重要,但我更偏重某一部分,或者某一个段落和句子。如果觉得精彩,我就在其下边划上曲线,有时在旁边的空白处还批上“精彩”的字样。时间长了,我就告诉那些让我帮他们看稿写文章的人,你要想让我为你说话,除非你能让我在你的文字上多划几条线。在此,我想把我读张天夫散文划过的几处文字摘录如下:

1. 时值晚秋,夹山抹上了薄薄一层黄叶,一阵风过,满山摇出一片金属般的脆响;山林红黄间绿,愈远愈渲染得分明,大不似春天笼统的绿;一树树红枫举在万木丛中,正领导着秋天的潮流。夹山拥抱着这有声有色的世界,夹山可谓真正的夹山了。(《夹山秋行》)

2. 其实,英雄魂归何处对人生来说并无多大意义,对后人来说也不是研究他的目的。像杜甫、李白等到底身卧哪座山丘至今也不知所云。历史的疑点何止千万,留下一些历史疑点倒是人类聪慧和明智的表现。历史总是诡诡秘秘地创造了无数疑点,这些历史疑点正是我们今天历史科学中的美学。可叹的是我们有些人用可悲的手段研究历史上可悲的人物,把自己连带英雄都变得更加可悲了。(《再赋夹山》)

3. 钓鱼炼性子。陈崇万看上去比老街还要宁静,站在急滩上钓鱼,心如止水,是动中取鱼;我们心如急滩,在平水中卡鱼,是静中取鱼。不知道当年严子陵在富春江是怎样钓鱼的,但知道他钓的不仅仅是鱼,更多的是钓君王的眼睛。后来在富春江边留下了子陵钓鱼台,千百年来,子陵钓鱼台把无数看客的眼睛都钓过去了,还钓走了若一落魄者的心。(《乱世中的古人》)

.....

以上精彩的段落在张天夫的散文,尤其是写景抒情的散文中,几乎随处可见。当然,这些精彩,有的因为语言的活力,有的因为思想的深邃。我过去在讲课时多次开玩笑说,一个好的作家一定要有自恋,比方说写到精彩叫绝处,断然可以狠狠地拧一下自己的大腿,骂上一句——“我他妈的怎么写出这么奇妙的句子!”二十世纪五十年代,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石辉就曾说过“艺术家就是要比人民高一点”那样的话,这话看似有点轻狂,其实,道理是对的。这也符合我所说的确定与非确定性理论,即向人民群众学习是确定的,如何把群众的语言升华为自己的语言,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具有非确定性。

很遗憾,石门县、夹山我没有去过,但透过张天夫的散文,我仿佛看到了一座座活脱脱的夹山,这夹山显然是有生命的,闪动着思想的。尽管张天夫在《再赋夹山》中说——“夹山没有大块文章,也不曾帮天下载道”,可在我看来,夹山因为有了张天夫的描写,它一定更充满神奇,比有李自成的夹山还富于传奇。因为,张天夫本身就是一篇大块文章。

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北京西坝河

(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,著名散文家、批评家)

目录

序 你就是一篇大块文章/红孩

第一辑 与天同思

秋声 /003

月之蚀 /006

三人行 /009

洞 /016

万水归宗 /023

中国哲学的法眼 037

禅无思/046

无心文章入禅道 /053

第二辑 江山相遇

夹山秋行 /057

再赋夹山 /060

谒海瑞墓 /065

龙的腾飞 /068

从都江堰到青城山 /071

流放 /075

生日在西安 /080

长江夜泊 /085

好久没有登泰山了 /088

壶瓶山一月 /091

壶瓶独卧 /097

江山一半菜花黄 /100

第三辑 两眼穿空

井 /107

叮嘱 /110

风化 /114

重阳树 /118

摆拍 /123

石有话说 /129

师长花花 /136

狗有怕惧 /140

吃虎肉 /146

母亲玉 /152

第四辑 青铜记忆

早行 /157

奶脚 /160

春种 /165

知青时的三大发明 /168

赶猪 /175

画像 /180

天未在意的雪 /186

结绳 /192

命中的红薯 /199

乱世中的古人 /208

后记 写在后面的话 /217

第一辑
与天同思

秋声

关在木桶般的房子里不停地读材料,加上人造的光和人造的烟雾,人昏昏欲睡。

“知——了!知——了!”突然,一声声悠长高亢的蝉鸣传到耳边,把人从朦胧中提起神来。我抬起头,转头想搜索这声音,发觉台前开了扇木窗,窗外是座小山,山下挤满了杂树,蝉一定是伏在窗前那枝老黄的梧桐上,有意对着我们长鸣的。

我长时间蹲在山里,山中待久了感觉也迟钝,不是刚才蝉一鼓作气的几声吵闹,还真不知秋已经老矣。

蝉可谓是最知秋的了。在大千世界无数虫鸟的叫声中,要数蝉的叫声最细、最亮,一声声播得最远。蝉尖脆的声音可以缠住云脚,划破天籁,把秋色鼓荡开去,使秋更加宁静和空旷,处处显出成熟和热烈来,人们再不会因叶落而生悲。这宇宙冬去秋来,生出万千变化,江河总是默默而下,山岳也是谦谦而虚怀,都不曾表露一点心迹或揭示一下世界,唯有蝉敢高踞枝头,傲对苍穹,大言

不惭地对世界说“知——了！知——了！”这并非狂言，宇宙原本是可知的。可见蝉不仅善鸣，而且是一位敢言的大智者。

听见真率的蝉鸣，我无意生出了些羞赧，奥妙无穷的宇宙姑且不说，眼前活生生的人世，又有多少真正看透弄明白了呢？就连自己如何在这世上找准一条路，然后埋头走下去也不是件易事。读了那么多书，开了那么多会，对每天眼前见着的事不仅没有“知了”，且越来越不糊涂也糊涂了。

自古想“知了”世界的人倒不少，但他们想知道的不是地上的事，而是天上的事，心里想的是如何“知了”天意，天越神秘，想“知了”的欲望就越高。他们心里清楚，只要有人相信天意，即可借天意牵着世人的鼻子走，于是创造出了若干揣测天意的法子——用蓍草、龟甲去卜筮，让瞎子们去捏算，更有诡谲者编出若干图谶和偈语，有意把天意变得莫测，让后人一朝一代地去胡猜乱想。于今，还有不少为政者或为财者时时不忘窥测天意，然后决定怎样去打捞官运，或怎样去打捞财运。重天意而薄民意，不问苍生问鬼神，这大概也算一种国情，或一些国人的生存之道吧！天下的富足并不能疗救人心的贫困，一批批更多的无知者、愚昧者、丑陋者正向我们这个时代一步步逼近，他们尽情地享受着现代科技的成果，而感恩不尽的却是头上的皇天。几千年来，炎黄民族一方面缺少真知，一方面不少真知又被棒杀，致使愚昧无知的东西一代一代地分蘖繁衍，养活了一代一代恶劣的臣民，恶劣的臣民容忍了恶劣的政府，从而保护了千年皇权，纵容了腐尸般的封建余孽。

孔子说人要到五十岁才知天命，可见想“知了”世界是何其的不易。然，已经有了五千年高龄的炎黄子孙可知天命否？似乎越来越多惑了。全人类都在凭自己的早熟，靠些小聪明，用毁灭一切来创造一切，用践踏天地的粗暴的工艺，来修饰人间的小家小室，不知休止地消耗、瓜分、吞噬这个快要贫病交加的地球。越来越多的表面光亮潇洒的现代人，蚀化成了只知衣食和逗乐的小人，社会恶习远胜于蝗虫的蔓延。据说，蝉一生餐风饮露，洁身自好，被人们誉为至德之虫，故叫声才发而为“知了”，可见知世知秋乃蝉有德之故。小小的蝉尚知如

此,且万物的灵长人呢?人类的永恒不在科学,而在人类的德性。

世界是可知的,世界又是不可知的。人类只有学会时时不断地修正自己的无知,才会破译宇宙的大智大慧。自然界有秋天,而人类却没有秋天,但在浩瀚的宇宙空间,决不能听不到人类发出的“知了”“知了”成熟的秋声。

月之蚀

早几天从报纸上读到元月十日零时有月全食，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可看到。这本很平常的事，但到底没有忘掉。到了这天，正打算去睡，还是不知不觉地走出书房，想看看“天狗”怎样吃月。

站在凉台上，双手撑着栏杆，拉长了脖子望天。天似乎没有往日那么清朗，眼睛跑了一圈没刨出一粒星星，伸出手去也捉不到一丝风，夜空涂了薄薄的一层铅云，一轮满月浮在上面，刚刚泳近中天，冷冷地冻在那儿静静地明。也许是冬夜寒气太重，月削去了三分光华，像少妇的脸没有出闺前那么亮气。

楼头远眺，十九峰在月光下淡成了几点寒烟，蜿蜒东折的澧水河也被月漂成苍白，热烈的是身后两串街灯，夜陷得愈深突出得愈灿烂。小城的人疯忙了一年，临腊月又赶着忙过年，男人们大多累了个半死，是不会被月“照无眠”的，早爬上席梦思去编想要的梦；脚下瓦屋里不时炒出沉重的麻将声，太太们正急着和牌，更没有心思管月缺月圆。人间到底是人间，少有闲心关心头顶上缥缈的事。